

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

# 短篇小说选

第二册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

# 短篇小说选

## 第二册

北京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学院

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

主 编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

短篇小说选

第二册

北京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学院

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

主 编

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

(上海永福路123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21.5 字数477,000

1979年8月第1版 1979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39,000本

统一书号: 7150·2107 定价: 1.80元

## 目 录

### 茅 盾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创造·····      | ( 1 )  |
| 大泽乡·····     | ( 28 ) |
| 林家铺子·····    | ( 36 ) |
| 春蚕·····      | ( 75 ) |
| 秋收·····      | ( 98 ) |
| 残冬·····      | (126)  |
| 儿子去开会去了····· | (145)  |

### 蒋光慈

|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|
| 鸭绿江上····· | (151) |
| 弟兄夜话····· | (171) |

### 楼适夷

|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|
| 盐场····· | (189) |
|---------|-------|

### 柔 石

|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为奴隶的母亲····· | (219)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|

### 胡也频

|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|-------|
| 北风里····· | (242) |
|----------|-------|

**冯 铿**

红的日记····· (252)

**洪灵菲**

在洪流中····· (264)

**张天翼**

最后列车····· (275)

蜜月生活····· (292)

包氏父子····· (305)

华威先生····· (345)

**魏金枝**

奶妈····· (353)

**彭家煌**

贼····· (370)

**丁 玲**

莎菲女士的日记····· (383)

一九三〇年春上海(之二)····· (422)

**沙 汀**

法律外的航线····· (464)

兽道····· (474)

磁力····· (484)

在其香居茶馆里····· (496)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范老师.....     | (511) |
| <b>艾 芜</b>   |       |
| 人生哲学的一课..... | (525) |
| 山峡中.....     | (543) |
| 纺车复活的时候..... | (560) |
| 石膏嫂子.....    | (576) |
| <b>叶 紫</b>   |       |
| 丰收.....      | (596) |
| 电网外.....     | (641) |
| 向导.....      | (667) |

# 创 造

茅 盾

靠着南窗的小书桌，铺了墨绿色的桌布，两朵半开的红玫瑰从书桌右角的淡青色小瓷瓶口边探出来，宛然是淘气的女郎的笑脸，带了几分“你奈我何”的神气，冷笑着对角的一叠正襟危坐的洋装书，它们那种道学先生的态度，简直使你以为一定不是脱不掉男女关系的小说。赛银墨水盒横躺在桌子的中上部，和整洁的吸墨纸版倒成了很合适的一对。纸版的一只皮套角里含着一封信。那边西窗下也有个小书桌。几本卷皱了封面的什么杂志，乱丢在桌面，把一座茶绿色玻璃三棱形的小寒暑表也推倒了；金杆自来水笔的笔尖吻在一张美术明信片的女子的雪颊上，其处凝结了一大点墨水，象是它的黑泪，在悲伤它的笔帽的不知去向；一只刻镂的很精致的象牙的兔子，斜起了红眼睛，怨艾地瞅着旁边的展开一半的小纸扇，自然为的是纸扇太无礼，把它挤倒了，——现在它撒娇似地横躺着，露出白肚皮上的一行细绿字：“嫋嫋三八初度纪念。她的亲爱的丈夫君实赠。”然而“丈夫”二字象是用刀刮过的。

织金绸面的沙发榻蹲在东壁正中的一对窗下，左右各有同式的沙发椅做它的侍卫。更左，直挺挺贴着墙壁的，是一口两层的木橱，上半层较狭，有一对玻璃门，但仍旧在玻片后衬

了紫色绸。和这木橱对立的，在右首的沙发椅之右，是一个木架，擎着雨衣斗篷帽子之类。再过去，到了壁角，便是照例的梳妆台了。这里有一扇小门，似乎是通到浴室的。椭圆大镜门的衣橱，背倚北壁，映出西壁正中一对窗前的大柚木床，和那珠络纱帐子，和睡在床上的两个人。和衣橱成西斜角的，是房门，现在严密地关着。

沙发榻上乱堆着些女衣，天蓝色沙丁绸的旗袍，玄色绸的旗马甲，白棉线织的胸襟，还有绯色的裤管口和裤腰都用宽紧带的短裤：都卷作一团，极象是洗衣作内正待落漂白缸，想见主人脱下时的如何匆忙了。榻下露出镂花灰色细羊皮女鞋的发光的尖头；可是它的同伴却远远地躺在梳妆台的矮脚旁，须得主人耐烦地去找。床右近门处，是一个停火几，琥珀色绸罩的台灯庄严地坐着，旁边有的是：角上绣花的小手帕，香水纸，粉纸，小镜子，用过的车票，小银元，百货公司的发票，寸半大的皮面金头怀中记事册，宝石别针，小名片——凡是少妇手袋里找得出来的小物件，都在这里了。一本展开的杂志，靠了台灯的支撑，又牺牲了灯罩的正确姿势，异样地直立着。台灯的古铜座上，有一对小小的展翅作势的鸽子，侧着头，似乎在猜详杂志封面的一行题字：《妇女与政治》。

太阳光透过了东窗上的薄纱，晒射到桌上椅上床上。这些木器，本来漆的是奶油色，现在都镀上了太阳的斑剥的黄金了。突然一辆急驰的汽车的啾啾的声音——响的作怪，似乎就在楼下——惊醒了床上人中的一个。他睁开倦眼，身体微微一动。浓郁的发香，冲入他的鼻孔；他本能地转过头去，看见夫人还没醒，两颊绯红，象要喷出血来。身上的夹被，早已擦在一边，这位少妇现在是侧着身子；只穿了一件羊毛织的长及

膝弯的贴身背心，所以臂和腿都裸浴在晨气中了，珠络纱筛碎了太阳光落在她的白腿上就象是有些跳动的水珠。

——太阳光已经到了床里，大概是不早了呵。

君实想，又打了个呵欠。昨晚他睡的很早，夫人回来，他竟完全不知道；然而此时他还觉得很倦，无非因为早晨三点钟醒过来后，忽然不能再睡，直到看见窗上泛出鱼肚白色，才又朦朦胧胧的象是睡着了。而且就在这半睡状态中，他做了许多短短的不连续的梦；其中有一个，此时还记得个大概，似乎不是好兆。他重复闭了眼，回想那些梦，同时轻轻地握住了夫人的一只手。

梦，有人说是日间的焦虑的再现，又有人说是下意识的活动；但君实以为都不是。他自说，十五岁以后没有梦，他的夫人就不很相信这句话：“梦是不会没有的，大概是醒后再碰时遗失了。”她常常这样说。“你是多梦的；不但睡时有梦，开了眼你还会做梦呵！”君实也常常这样反驳她。

现在君实居然有了梦，他自觉是意外；并且又证明了往常确是无梦，不是遗忘。所以他努力要回忆起那些梦来，以便对夫人讲。即使是这样的小事情，他也不肯轻轻放过；他不肯让夫人在心底里疑惑他的话是撒谎：他是要人时时刻刻信仰他看着他听着他，摊出全灵魂来受他的拥抱。

他轻快地吐了口气，再睁开眼来，凝视窗纱上跳舞的太阳光；然后，沙发榻上的那团衣服吸引了他的视线，然后迅速的在满房间掠视了一周，终于落在夫人的脸上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位熟睡的少妇，现在眉尖半蹙，小嘴唇也闭合得紧紧的，正是昨天和君实呕气时的那副面目了。近来他们俩长有意见上的不合；娴娴对于丈夫的议论常常提出反驳，而君实也更多的批评夫人的行动，有许多批评，在娴娴看来，简直是故意立异。

嫫嫫的女友，李小姐，以为这是嫫嫫近来思想进步，而君实反倒退步之故。这个论断嫫嫫颇以为然；君实却绝对不承认，他心里暗恨李小姐，以为自己的一个好好的夫人完全被她教唆坏了，昨天便借端发泄，很犀利的把李小姐批评了一番，最使嫫嫫不快的是这几句：

“……李小姐的行为，实在太象滑头的女政客了。她天天忙着所谓政治活动，究竟她明白什么是政治？嫫嫫，我并不反对女子留心政治，从前我是很热心劝诱你留心政治的，你现在总算是知道几分什么是政治了。但要做实际行动——吓！主观上能力不够，客观上条件未备。况且李小姐还不是把政治活动当作电影跳舞一样，只是新式少奶奶的时髦玩意罢了。又说女子要独立，要社会地位，咳！少说些门面话吧！李小姐独立在什么地方？有什么社会地位？我知道她有的地位是在卡尔登，在月宫跳舞场？现在又说，不满于现状，要革命，咳！革命，这一向看厌了革命，却不道还有翻新花样的在影戏院里跳舞场里叫革命！……”

君实说话时的那种神气——看定了别人是永远没出息的神气，比他的保守思想和指桑骂槐，更使嫫嫫难受；她那时的确动了真气。虽然君实随后又温语抚慰，可是嫫嫫整整有半天纳闷。

现在君实看见夫人睡中犹作此态，昨日的事便兜上心头；他觉得夫人是精神上一天一天的离开他，觉得自己再不能独占了夫人的全灵魂。这位长久拥抱在他思想内精神内的少妇，现在已经跳了出去，有自己的思想，自己的见解了。这在自负很深的君实，是难受的。他爱他的夫人，现在也还是爱；然而他最爱的是以他的思想为思想以他的行动为行动的夫人。不幸这样的黄金时代已成过去，嫫嫫非复两年前的嫫嫫

了。

想到这里，君实忍不住微微喘了口气。他又闭了眼，冥想夫人思想变迁的经过。他记得前年夏天在莫千山避暑的时候，嫋嫋曾就女子在社会中应尽的职务一点发表了独立的意见；难道这就是今日趋向各异的起点么？似乎不是的；那时嫋嫋还没有认识李小姐。似乎又象是的；此后嫋嫋确是一天一天不对了。最近的半年来，她不但思想变化，甚至举动也失去了优美细腻的正常态，衣服什物都到处乱丢，居然是“成大事者不修边幅”的气派了。君实本能地开眼向房中一瞥，看见他自己的世界缩小到仅存南窗下的书桌；除了这一片“干净土”，全房到处是杂乱的痕迹，是嫋嫋的世界了。

在沉郁的心绪中，君实又回忆起嫋嫋和他的一切琐屑的龃龉来。莫千山避暑是两心最融洽的时代，是幸福的顶点，但命运的黑丝似乎也便在那时走进了他们的生活；似乎嫋嫋的变态，最初是在趣味方面发动的，她渐渐的厌倦了静的优雅的，要求强烈的刺激，因此在起居服用上常常和君实意见相反了。买了一件衣料，看一次影戏，上一回菜馆，都成为他们俩争执的题材；常常君实喜欢甲，嫋嫋偏喜欢乙，而又不肯各行其是，各人要求自己的主张完全胜利。结果总是牺牲了一方面。因为他们都觉得“各行其是”的办法徒然使两人都感不快，倒不如轮替着都有胜利都有失败，那时，胜利者果然很满意，失败者亦未始没有相当的报偿，事过后的求谅解的甜蜜的一吻便是失败者的愉快。这样的争执，当第一二次发生时，两人的确都曾认真地烦恼过，但后来发现了和解时的澈骨的美趣，他们又默认这也是爱的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波澜。所以在习惯了以后，君实常常对嫋嫋说：

“这回又是你得了胜利了。但是，漂亮的少奶奶，娇养的

小姐，你不要以为你的胜利是合理的，是久长的。”

于是在软颤的笑声中，嫋嫋依在君实的怀中，给他一个长时间的吻。这是她胜利的代价，也是她对于丈夫为爱而让步的热忱的感谢。

但是不久这种爱的戏谑的神秘性也就磨钝了。当给于者方面成为机械的照例的动作时，受者方面便觉得嘴唇是冷的，笑是假的，而主张失败的隐痛却在心里跳动了。况且嫋嫋对于自己的主张渐渐更坚持，差不多每次非她胜利不可，于是本不愿意的“各行其是”也只好实行了。这便是现在君实在卧室中的势力范围只剩了一个书桌的原因之一。

思想上的不同也慢慢来了。这是个无声的痛苦的斗争。君实曾经用尽能力，企图恢复他在夫人心窝里的独占优势，然而徒然。嫋嫋的心理已经有了一道坚固的壁垒，顽抗他的攻击；并且嫋嫋心里的新势力又是一天一天扩张，驱逼旧有者出来。在最近一月中，君实几次感到了自己的失败。他承认自己在嫋嫋心中的统治快要推翻，可是他始终不很明白；为什么两年前他那么容易的取得了夫人的心，占有了她的全灵魂，而现在却失之于不知不觉，并且恢复又象是无望的。两年前夫人的心，好比是一块海绵，他的每一滴思想，碰上就被吸收了去，现在这同一的心，却不知怎的已经变成一块铁，虽然他用了热情的火来锻炼，也软化不了它。“神秘的女子的心呵！”君实纳闷时常常这样想。他现在唯一的办法是讽刺；希望讽刺的酸味或者可以溶解了嫋嫋心里的铁。于是李小姐成了讽刺的目标。君实认定夫人的心质的变化，完全是李小姐从中作怪。有时他也觉得讽刺不是正办；许会使嫋嫋更离他远些。但是，除了这条路更没有别的方法了。“呵，神秘的女子的心！”他只能叹着气这么想。

君实陡然烦躁起来了。他抖开了身上的羊毛毯，向床沿翻过身去；他竟忘记了自己的左手还握住了夫人的一只手。嫋嫋也惊醒了。她定了下神，把身子挪近丈夫身边，又轻轻地翘起头来，从丈夫的肩头瞧他的脸。

君实闭了眼不动。他觉得有一只柔软的臂膊放到胸口来了。他又觉得耳朵根边被毛茸茸的细发拂着作痒了。他还是闭着眼不动，却聚集了全身的注意力，在暗中伺察。俄而，竟有暖烘烘的一个身体压上来，另一个心的跳声也清晰地听得；君实再忍不住了，睁开眼来，看见嫋嫋用两臂支起了上半身，面对面地瞧着他的脸，象一匹猫侦伺一只诈死的老鼠。君实不禁笑了出来。

“我知道你是假睡咧。”

嫋嫋微笑地说，同时两臂一松，全身落在君实的怀中了。女性的肉的活力，从长背心后透出来，沦浹了君实的肌骨；他委实有些摇摇不能自持了。但随即一个痛的思想抓住了他的心：这温软的胸脯，这可爱的面庞，这善蹙的长眉，这媚眼，这诱人的熟樱桃似的嘴唇——一切，这迷人的一切，都是属于他的，确确实实属于他的，然而在这一切以内，隐藏得很深的，有一颗心，现在还感得它的跳动的心，却不能算是属于他的了！他能够接触这名为嫋嫋的美丽的形骸，但在这有形嫋嫋之外，还有一个无形的嫋嫋——她的灵魂，已经不是他现在所能接触了！这便是所谓恋爱的悲剧吗？在恋爱生活中，这也算是失恋么？

他无法排遣似的忍痛地想着，不理睬嫋嫋的疑问的注视。突然一只手掩在他的眼上；细而长的手指映着阳光，仿佛是几枝通明的珊瑚梗。而在那软肤的手腕上，细珍珠穿成的手串

很慰贴的围绕着，凡三匝。这是他们在莫干山消夏的纪念品，前几天断了线，新近才换好的。君实轻轻的拉下了娴娴的手。细珍珠给他的手指一种冷而滑的感觉。他的心灵突然一震。呵，可纪念的珠串！可纪念的已失的莫干山的快乐！祝福这再不能回来的快乐！

君实的眼光惘惘然在这些细珠上徘徊了半晌，然后，象感触了什么似的，倏地移到娴娴的脸上。这位少妇的微带惺忪的眼睛却也正在有所思的对她看着。

“我们过去的生活，那些日子你觉得顶快活？”

君实慢慢的说，象是每个字都经过深长的咀嚼的。

“我觉得现在顶快活。”

娴娴笑着回答，把她的身体更贴近些。

“你不要随口乱说哟。娴娴，想一想罢——仔细的一想一想。”

“那么，我们结婚的第一年——半年，正确的说，是第一个月，最快活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娴娴又笑了。她觉得这样的考试太古怪。

“为什么？不为什么。只因为那时候我的经验全是新的。我以前的生活，好象是一页空白，到那时候方才填上了色彩。以前的生活，现在回想起来，并不感到特别兴味，而且也很模糊了。只有结婚后的生活——唔，应该说是结婚后第一个月，即使是顶琐细的一衣一饭，我似乎都记得明明白白。”

君实微笑着点头；过去的事也再现在他眼前了。然而接踵来了感伤。难道过去的欢乐就这么永远过去，永远唤不回来么？

“那么，你呢？你觉得——那些日子顶快活？”

嫋嫋反问了。她把左手抚摩君实前额的头发，让珍珠手串的短尾巴在君实眉间晃荡。

“我不反对你的话，但是也不能赞成。在我，新结婚的第一年——或照你说，第一月，只是快乐的起点，不是顶点。我想把你造成一个理想的女子，那时正是我实现我的理想的开端，有很大的希望鼓舞着，但并未达到真正的快乐。”

“我听你说过这些话好几次了。”

嫋嫋淡淡地插进来说：虽然以前听得了这些话，也是“有很大的希望鼓舞着”，但现在却不乐意听说自己被按照了理想而创造。

“可是你从来没问过我的理想究竟是成功呢抑是失败。嫋嫋，我的理想是成功的，但是也失败了。莫干山避暑的时候，你的创造刚好成功。嫋嫋，你记得我们在银铃山瀑布旁边大光石头上的事么？你本来是颇有些拘束的，但那时，我们坐在瀑布旁边，你只穿了件Vest，正和你现在一样，自然这是一件小事，但很可以证明你的创造是完成了，我的理想是实现了。”

君实突然停住，握住了嫋嫋的臂膊，定着眼睛对她瞧。这位少妇现在脸上热烘烘了；她想起了当时的情景，她转又自怪为什么那时候对于此等新奇的刺激并不感得十分的需要。如果在现今呀……

但是君实早又继续说下去了：

“我的理想是实现了，但又立即破碎了！我已经引满了幸福之杯。以前，我们的生活路上，是一片光明，以后是光明和黑暗交织着了。莫干山成了我们生活上的分水岭。从山里回来，你就渐渐改变了。嫋嫋，你是从那时起，一点一点的改变了。你变成了你自己，不是我所按照理想创造成的你了。我引导你所读的书，在你心里形成了和我各别的见解；我真不知道

是怎么一回事，我不相信书里的真理会有两个。嫋嫋，你是在书本子以外——在我所引导的思想以外，又受了别的影响，可是你破坏了你自己的理想！也把我的理想破坏了！”

君实的脸色变了，又闭了眼；理想的破灭使他十分痛苦，如梦的往事又加重了他的悒闷。

## 二

君实在二十岁时，满脑子装着未来生活的憧憬。他常常自说，二十岁是他的大纪念日；父亲死在这一年，遗给他一份不算小的财产，和全部的生活的自由，虽然只有二十岁，却没有半点浪漫的气味；父亲在日的谆谆不倦的“庭训”，早把他的青春情绪剥完，成为有计划的实事求是的人。在父亲的灵床边，他就计划如何安排未来的生活；他含了哭父的眼泪，凝视未来的梦，象旅行者计划明白的行程似的，他详详细细的算定了如何实现未来的梦：他要研究各种学问，他要找一个理想的女子做生活中的伴侣，他要游历国内外考察风土人情，他要锻炼遭大投艰的气魄，他要动心忍性，他要三十五六年富力强意志坚定的时候生一子一女，然后过了四十岁为祖国为社会为人类服务。

这些理想，虽说是君实自己的，但也不能不感谢他父亲的启示。自从戊戌政变那年落职后，老人家就无意仕进，做了“海上寓公”，专心整理产业，管理儿子。他把满肚子救国强种的经纶都传授给了儿子，也把这大担子付托了儿子。他老了，少壮时奔走衣食，不曾定下安身立命的大方针，想起来是很后悔的，所以时常教儿子先须“立身”。他也计划好了儿子将来的路，他也要按照自己的理想来创造儿子。他只创造了一半，就放手去了。

君实之稟有父亲的创造欲的遗传，也是显然的。当他选择终身的伴侣时，很费了些时间和精神；他本有个“理想的夫人”的图案，他将这图案去校对所有碰在他生活路上的具有候补夫人资格的女子，不知怎的，他总觉得不对——社会还没有替他准备好了“理想的夫人”。蹉跎了五六年工夫，亲戚们为他焦虑，朋友们为他搜寻，但是他总不肯决定。后来他的“苛择”成了朋友间的谭助，他们见了君实时总问他有没有选定，但答案总是摇头。一天，他的一个旧同学又和他谭起了这件事：

“君实，你选择夫人，总也有那么六七年了罢；单就我介绍给你的女子，少说也有两打以上了，难道竟没有一个中意么？”

“中意的是尽有，但合于理想的却没有一个。”

“中意不就是合于理想么？倒要听听你的界说了。”

“自然有分别的。”君实微笑着的回答，“中意不过是，也还过得去而已，和理想的，差的很远哪！如果我仅求中意，何至七年而不成。”

“那么，你所谓理想的——不妨说出来给我听听罢？”

旧同学很有兴味的问，他燃着了一支烟卷，架起了腿，等待着君实的高论。

“我所谓理想的，是指她的性情见解在各方面都和我一样。”

君实还是微笑着的说。

“没有别的条件——咳，别的说明了什么？”

“没有。就是这简单的一句话。”

旧同学很失望似的看着君实，想不到君实所谓“理想的”竟是如此简单而且很象不通的。但他转了话头又问：